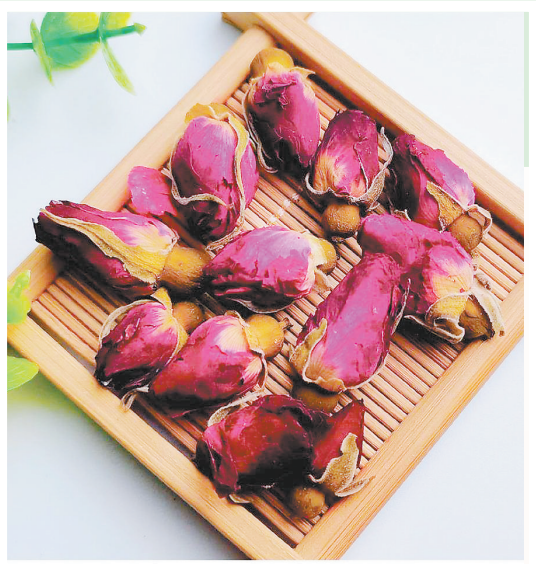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兰州百合文创玩偶



苦水玫瑰



三泡台



甜醅子

说起兰州,你会想到什么,是驼铃摇碎时光,还是残阳映红山梁?于兰州人而言,兰州是清晨牛肉面馆蒸腾的热气,是羊皮筏子划破黄河的水声,是白塔山脚下层层叠叠的足印,也是藏在心底最深处的故乡。

兰州人的开朗

兰州是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,素有“黄河明珠”之美誉。她深受黄河偏爱,因河而生,因河而兴。黄河流到兰州时已经走完了上游的三分之二,所以不再那么湍急,但足够的流速却不至于使河道淤积,在兰州,黄河在春冬两季甚至会变成一条清澈的“蓝河”。

兰州人对黄河的感情极深,甚至把她当做辨认方向的坐标。沿黄河的路是滨河路,黄河北边叫“黄河北”,南边是“黄河南”。

想了解兰州,还得从了解兰州人开始。

兰州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。

往上数几代人,兰州人既吸纳各地甘肃人成为兰州人,也汇聚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,兰州因此留存了很多他乡人“化作”兰州人的痕迹。

两山夹一河的格局把兰州各区冲散为一字形。在兰州最繁华的城关区,除了西关什字、张掖路,还藏着“一只船”街。而七里河区小西湖公园,则是明代肃王的遗产。在西固区老工厂大院中,晒太阳的老人们南腔北调的口音,更是上世纪兰州建设者留下的时代注脚。

“我们这儿的大学,人均一本骆驼驾驶证。”这句玩笑话中,正藏着兰州人性格底

色中的幽默和豁达。兰州大学这所低调的985大学,拥有多个国内顶尖专业学科;草学界的“天花板”,物理实验室里的“时空穿越者”,历史、化学、地理等专业的卓越成就和学术地位,使得兰州大学不仅在学术界享有盛誉,也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学者和科研人员,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《读者》,这本诞生于兰州的杂志有着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视野,在那个没有手机和电脑的时代,创造了月发行量最高近千万册的奇迹,这个故事本身就很有兰州气质。

人流在黄河与黄土间,汇聚出了兰州这个历史、文化、科教的高地。当你看电视时,水均益、张腾岳、李修平这些点亮了无数人童年记忆的主持人,他们都来自兰州。

十字路口的城市

兰州位于青藏高原过渡带,是黄土高原的西端。中国的三大自然区划和四大温度带在这里交汇,兰州是天然的十字路口。

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,兰州是河西走廊的门户,是唐蕃古道的北延,也是如今高铁兰(西)广通道与陆桥通道(陇海兰新线)的交汇处。

早在汉代霍去病北击匈奴时,就留下了

五泉山的传说。同时黄河相对平静的兰州就被选中,成为接应汉军的渡口。守卫渡口的要塞金城,因此成为兰州城的前身。明代朱元璋第十四子朱模受封肃王,从东南带来了大量移民。兰州人认同这种古老,也为甘肃厚重的历史自豪。

黄河上的第一座铁桥1909年落成于兰州。作为这座城市的地标,兰州人亲切地称之为“中山桥”,甚至直呼“铁桥”。

铁路顺着河流的方向,将全国各地的配套企业、熟练工人迁到兰州。作为工业、商业中心的上海,与兰州联系尤其紧密,搬来兰州的企业甚至包括点心铺、理发店。来自上海的一边倒发型与甜腻的黏糕也一时间成为兰州的街头风尚。

黄河边的生活

静静流淌的黄河水,“归化”了来自美国的白兰瓜和有墨西哥血统的黄河蜜,它们又从兰州出发沿河西走廊传播,成为世人关于甘肃味道的甜蜜记忆。

百合通常味道苦涩,但兰州百合除外。兰州人把药用的百合,种成了白白胖胖的蔬菜。兰州连接河西走廊瓜果区与陇东南温带水果区,是西北水果的聚散枢纽。好像不论是什么瓜果,经过兰州的黄河水浇灌之后,都会积蓄一鸣惊人的甜。

忆兰州牛肉面

文\李翔

2000年的那个夏天,我从河南西北部的小城市济源出发,搭乘长途汽车到洛阳,再坐火车到兰州读大学。

很多人问我,为什么要到兰州读大学,我的回答听起来一定有点幼稚,但它是真的。

二十多年前的情况是,考生要先填报志愿,然后高考成绩才会出来。我已经确定了我一定要去读新闻,自我评估了下,填报人大新闻专业和复旦新闻专业有一定风险,而且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,我当时并不特别向往,所以,兰州大学新闻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

到了正式填报志愿那天,我胸有成竹地坐在教室,在别人看来或许显得奇怪。因为其他同学都有家长陪着,而我一个小孩坐在那里神色轻松、主意很大的样子,同时我的成绩一向很好。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,同学的家长会过来跟我聊天。

18岁的时候我还没学会保持沉默,自以为是地向别人宣讲我的理论:兰州大学,一流的大学、一流的专业,但又不像在北京和上海的一流大学那么遥不可及,更重要的是,兰州对我来说有点遥远,少年的心里,总还是藏着诗和远方。

后来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个朋友听,他一撇嘴:“你这是以旅游的心态在选大学啊。”

老实讲,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,对一个生活在小城市城边缘的高中生而言,我觉得能有旅游心态已经不错了。

兰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后,我和母亲,还有高中同学的父母一起去了兰州。我们在高中时并不熟悉,录取榜单公布之后,才知道我们考到了同一所大学。同学家在我们小城市最繁华的地方开了一家卖水果的门店。直到今天我想起这个同学,鼻子里仿佛都能嗅到水果的清香。

榜单公布后,母亲执着地认为自己有必要陪我去兰州大学报到,理由是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。

那时的母亲,对兰州最大的认知应该就是兰州拉面,而我因为看过余秋雨的散文,知道兰州古称“金城”,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中国西部的重镇,盛产白兰瓜,还有关于兰州的很多文史知识我都有所了解,因此毫无来由地想在母亲面前表现自己的成熟和自负。

当然,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,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独立,也希望表现出自己的独立;如果还要家长跟着你去大学,那不是有点可笑吗?

于是,整个旅途,我都表现出一副独立自信的样子。走下长途汽车,我会拎起包,按照路牌的指示向火车站走,像今天一样不愿意问路。在火车上,我会假装熟练地翻起手中的书,或者若有所思地看向窗外,刻意不表现出对穿过中原、走入西部的陌生旅途的好奇。而母亲则会很热情地跟人聊天,交流旅行的心得,甚至还会语带骄傲地介绍起我。

火车到了兰州时我们都已经疲惫不堪。当时没有高铁,从洛阳到兰州需要十几个小时。更要命的是,火车票也很难买,等买到车票,已经只有站票。这意味着在一段那么长的旅行里,大部分时间都要站着。唯一的好处是,因为售票系统还没有那么数字化,中途有人下车之后,这个座位就是你的了,不像今天,铁路的售票系统可以做到无缝连接。

我们坐着学校迎新生的车来到校区。文科并不在位于城市中心、历史悠久的兰州大学本部,无论是上课还是住宿,都是在学校的第一分部。

一分部不像今天很多大学建在郊区甚至更远的县城的校区那么远,还算兰州城区内。把行李放到宿舍,我和母亲决定去吃来到这个城市之后的第一顿饭:兰州拉面。

出校门左转,一排排都是面馆,能看到热气腾腾的大锅,脸上带着笑意豁达爽朗蹲在路边

吃面的人,但是看不到兰州拉面这四个字。

怎么找都没有。

没有办法,仍然是带着强装的镇定走进一家牛肉面店小小的门脸,学着别人去窗口交钱点了餐,然后再排着队到窗口把点餐的小票交给窗口里面的拉面师傅。

师傅头也不抬问:“要宽细的?辣子要不要?”

再学着前面的人答:“细的。要。”看着师傅拉面,甩几下,然后把面下到沸腾的大锅里。煮上一两分钟,捞上来,用汤勺加上清汤后,接着用勺子在放着牛肉、香菜和蒜苗的不同盆里点几下,然后再挖一勺辣椒油。

一碗面里马上有了红色的辣椒油、绿色的香菜蒜苗,再加上白色的萝卜片和褐色的小粒牛肉块。

我把两碗面端到桌子上,看了一眼母亲,说:“兰州没有拉面。他们叫牛肉面。”

然后,低下头,吃了一口面,再喝了一口汤,不知怎的忽然泪流满面,我不想让母亲看出我对她的不舍,只是嘴硬地说:“兰州的辣椒,这么辣。”

后来,我总会跟人说,我在兰州吃的第一顿饭,是一边哭一边吃完的。

这碗牛肉面,就是我之后人生的起点。那后面就是我被大学教育改变的人生:学新闻,编杂志、写报道,作为一个旁观者,记录着和新闻有关的点滴,而兰州,就这样静静地见证着我那段青涩而又热烈的青春。

文杨婧文

